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觀不忿雛妓爭風

按：黃二姐撇下羅子富在房，逕往中間客堂。黃翠鳳、黃金鳳新妝初畢，刷簪簪花，黃二姐即欣欣然將子富幫貼一千之議，訴與翠鳳。翠鳳一聲兒不言語，忙洗了手，趕進房間，高聲向子富道：「耐洋錢倒勿少喲！我倒勿曾曉得，還來裏發極。我故歇贖身出去，衣裳、頭面、家生，有仔三千末，剛剛好做生意。耐有來浪，蠻好，連搭仔二千身價，耐去拿五千洋錢來！」子富惶急道：「我陸裏有幾花洋錢嘅？」翠鳳冷笑道：「該號客氣閑話，耐故歇用勿著！無悔一說末，耐就幫仔我一千，阿好再說無撥？耐無撥末，教我贖身出去阿是餓殺？」子富這纔回過滋味，亦高聲問道：「價末耐意思總歸勸我幫貼，阿對？」翠鳳道：「幫貼末，阿有啥勿要個嘅。耐替我衣裳、頭面、家生舒齊好仔，隨便耐去幫貼幾花末哉！」子富轉向黃二姐道：「坎坎說個閑話消脫，賽過勿曾說。俚贖身勿贖身，也勿關我事。」說罷，倒身望煙榻躺下。

黃二姐初不料如此決撒，登時面色氣的鐵青，一手指定翠鳳嘴臉，惡狠狠數落道：「耐個人好良心耐自家去想想看，耐七歲無撥仔爺娘，落個堂子，我為仔耐苦惱，一徑當耐親生因件。梳頭纏腳，出理到故歇，陸裏一椿事體我得罪仔耐？耐殺死個同我做冤家？耐好良心！耐贖仔身要陞高哉呀。我一徑望耐陞高仔末照應點我老太婆，難故歇末來裏照應哉！耐年紀輕輕，生仔實概個良心，無啥好個哩！」一面咬牙切齒的說，一面鼻涕、眼淚一齊迸出。

翠鳳慌忙眉花眼笑勸道：「無悔勸哩！故末啥要緊嘅？我是耐個討人呀，贖勿贖末隨耐個便。難我勿贖哉，晚歇反得來撥間壁人家聽見仔，倒撥俚笑話！」翠鳳尚未說完，黃二姐已出房外，揩了把面。趙家姆還在收拾妝奩，略勸兩句，黃二姐便向趙家姆道：「信人自家贖身，客人幫貼末也多煞。倘然羅老爺勿肯幫，價末耐也好算是因件，該應搭羅老爺說，挑挑我。阿有啥羅老爺肯幫仔，耐倒勿許羅老爺幫？阿是羅老爺個洋錢耐定歸要一千子拿得去？」翠鳳在房裏吸水煙，聽了，笑阻道：「無悔勸說哉呀！我贖身勿贖末哉，再替無悔做十年生意。一節末千把局帳，十年做下來要幾花？」自己輪指一算，佯作失驚道：「阿唷，局帳洋錢要三萬喲！故是無悔快活得來，連搭仔贖身洋錢也勸個哉，說道：『去罷，去罷！』」幾句說得子富也不禁發笑起來。

黃二姐隔房答道：「耐勸來浪花言巧語尋我個開心！耐要同我做冤家末做末哉，看耐阿有啥好處。」說著，邁步下樓。趙家姆事畢隨去。珠鳳、金鳳並進房來，皆嚇得默瞪瞪的。

翠鳳始埋怨子富道：「耐啥一點無撥清頭個嘅，白送撥俚一千洋錢為仔啥哩？有辰光該應耐要用個場花，我搭耐說仔，耐倒也勿是爽爽氣氣個拿出來；故歇勿該應耐用末，一千也肯哉！」子富抱慚不辨。自是，翠鳳贖身之事撓散不提。

延過一日，子富偶閱新聞紙，見後面載著一條道：

前晚，粵人某甲在老旗昌狎妓請客。席間，某乙叫東合興里姚文君出局。因姚文君口角忤乙，乙竟大肆咆哮，揮拳毆屏。當經某甲力勸而散。傳聞乙餘怒未息，糾合無賴，聲言尋仇，欲行入虎穴、探驪珠之計，因而姚文君匿跡潛蹤，不知何往云。

子富閱竟大驚，將這新聞告知翠鳳，翠鳳卻不甚信。子富乃喊管家高昇，當面吩咐，令其往大腳姚家打聽文君如何喫虧，是否癩頭電所為。

高昇承命而去，剛逕出四馬路，即望見東合興里口停著一輛皮篷馬車，上面坐著一個信人，身段與姚文君相仿。高昇緊步近前，纔看清信人為單麗娟，頗訝其坐馬車何若是之早。略瞟一眼，轉彎進弄，到大腳姚家客堂中向相幫探信。那相幫但說不關癩頭電之事，其餘說得含糊不明。

高昇遲回欲退，祇見陶雲甫從客堂後面出來，老鴇大腳姚隨後相送。高昇站過一邊，叫聲「陶老爺」。雲甫問他到此何事，高昇說：「打聽文君個事體。」雲甫低頭一想，然後俏向高昇道：「事體是無價事，騙騙個癩頭電。常恐癩頭電勿相信，去上個新聞紙。故歇文君來啖一笠園，蠻好來浪。耐去搭老爺說，勸撥外頭人聽見。」高昇連聲應是。

雲甫遂別了大腳姚，出弄上車，一路滔滔，直駛進一笠園門內方停。陶雲甫、單麗娟相將下車，當值管家當先引導，由東轉北，繞至一處，背山臨湖的五間通連廳屋，名曰拜月房。但見簾篩花影，檐裊茶煙。裏面卻靜悄悄的，不聞笑語聲息。陶雲甫、單麗娟進去，祇有朱蘭人躺在榻床吸鴉片煙，旁邊坐著陶玉甫、李浣芳，更無別人在內。正要動問，管家稟道：「幾位老爺纔來浪看射箭，就要來哉。」

道言未了，果然一簇冠裳釵黛，踰濟繽紛，從後面山坡下兜過來。打頭就是姚文君，打扮得結靈即溜，比眾不同。周雙玉、張秀英、林素芬、蘇冠香俱跟在後，再後方是朱淑人、高亞白、尹癡鴛、齊韻叟暨許多娘姨、管家。齊集於拜月房，隨意散坐。

陶雲甫乃向姚文君道：「坎坎我自家到耐屋裏去問，耐無悔說，癩頭電昨日呷來，搭俚說仔倒蠻相信，就是一班流氓，七張八嘴有點閑話，我說也勸緊。」

齊韻叟亦向陶雲甫道：「再有一椿事體要搭耐說，令弟今朝要轉去，我問俚：『阿有事體？倪節浪末再要鬧熱鬧熱，啥要緊轉去？』」令弟說：『去仔再來。』難末我倒想著哉：明朝十三是李淑芳首七，大約就是為此，所以定歸要去一埭。我說淑芳命薄情深，可憐亦可敬。倪七個人明朝一淘去吊吊俚，公祭一壇，倒是一段風流佳話。」雲甫道：「價末先要去撥個信末好。」韻叟道：「勿必，倪吊仔就走，出來到貴相好搭去喫局。我末要見識見識貴相好同張秀英個房間，大家去噪俚一日天。」單麗娟按說道：「齊大人再要客氣！倪搭場花小點，大人勿嫌齷齪，請過來坐坐，也算倪有面孔。」

須臾，傳呼開飯，管家即於拜月房櫳中央，左右分排兩桌圓臺。眾人無須推讓，挨次就位：左首八位，右首六位。齊韻叟留心指數，訝道：「翠芬到仔陸裏去哉？今朝一徑勿曾看見俚。」林素芬答道：「俚起來仔呷困來浪。」尹癡鴛忙問：「阿有啥勿適意？」素芬道：「怎曉得俚，好像無啥。」

韻叟遂令娘姨去請。那娘姨一去半日，不見回覆。韻叟忽想起一事，道：「前日天，我聽見梨花院落裏，瑤官同翠芬兩家頭合唱一套《迎像》，倒唱得無啥。」林素芬道：「勿是翠芬哩。俚大曲會末會兩祇，《迎像》勿曾教曉。」

冠香道：「是翠芬來浪唱。俚就聽俚教，聽會仔好幾祇。」陶雲甫道：「《迎像》搭仔《哭像》連下去一淘唱，故末真生活。」高亞白道：「《長生殿》其餘角色派得蠻勻，就是個正生，《迎像》、《哭像》兩齣喫力點。」

齊韻叟聞此議論，偶然高興，再令娘姨傳喚瑤官。瑤官得命，隨那娘姨而至。眾人見瑤官的嚦圓的面孔，並不傳些脂粉，垂著一根絕大撲辮，好似烏雲中推出一輪皓月。韻叟命其且坐一旁，留出一位，在尹癡鴛肩下，專等林翠芬。

維時，上過四道小碗，間著四色點心。管家端上茶碗，並將各種水煙、旱煙、錫加煙裝好奉上。朱蘭人獨出席就榻，仍去吸鴉片煙。陶雲甫乃想起酒令來，倡議道：「龍池先生個『四聲酒令』，倪再行行看。」尹癡鴛搖手道：「勿成功。一部《四書》，我通通想過，再要湊俚廿四句，勿全個哉。就為仔去、上、平、入，單有一句『放飯流歡』，無撥第二句好說。」雲甫不信，道：「常恐耐勿曾想到。」癡鴛道：「價末耐再去想。有仔一句『去上平入』末，其餘就容易得勢。最容易是『平上入去』：『時使薄斂』，『君子不器』，『而後國治』，『無所不至』，『然後樂正』，『為禮不敬』，『芸者不變』，『言語必信』，『今也不幸』，『中士一位』，『君子不亮』，『來者不拒』，『湯使毫眾』，『夫豈不義』……好像有廿幾句喲，我也記勿得幾花。」

雲甫想著一句道：「『長幼之節』，倒勿是『上去平入』？」癡鴛道：「我說個『去上平入』無撥呀，『上去平入』就勿稀奇：『請問其目』，『子路曾晰』，『父召無諾』，『五畝之宅』，『子在陳日』，『改廢繩墨』，纔推扳一點點。」眾人見說，惘然若失，皆道：「《四書》末，從小也讀爛個哉，如此考據。可稱別開生面，祇怕從來經學家也勿曾講究歇哩。」

不想席間講這酒令，適值林翠芬挈那娘姨，穿花度柳，姍姍來遲，悄悄的站了多時，大家都沒有理會。尹癡鴛覺背後響動，回

頭看視，祇見翠芬滿面淒涼，毫無意興，兩鬢腳蓬蓬鬆鬆，連簪釵釧環亦未齊整，一手扶定癡鴛椅背，一手祇顧揉眼睛。癡鴛陪笑讓坐，翠芬漠然不睬。癡鴛起身，雙手來攙。翠芬掙脫袖子，攢眉道：「勦哩！」齊韻叟先格聲一笑，引得眾人不禁哄堂。癡鴛不好意思，訕訕坐下。

翠芬豈不知這笑的為己而發？越發氣得別轉臉去。張秀英謂其係清倌人，倒不放在心上，意欲勸和，無從搭口。還是林素芬招手相叫，翠芬方慢慢趑往阿姐面前。素芬替他理理頭髮，捉空於耳朵邊說了兩句。翠芬置若罔聞，等阿姐理好，復慢慢趑向遠遠地煙榻對過一帶靠窗高椅上，斜簽身子，坐在那裏；將手帕捂著臉，張開一張小嘴，打了一個呵欠。

席間眾人肚裏好笑，不敢出聲。尹癡鴛輕輕笑道：「祇好我去倒運點哉哩。」說了，便取根水煙筒，趑至煙榻前，點著紙吹，也去坐在靠窗高椅上，和翠芬隔著一張半桌。癡鴛知道清倌人喫醋，必然深自忌諱，不可勸解的；祇用百計千方逗引翠芬頑笑。翠芬回身，爬上窗檻，眼望一笠湖中一對白鳧出沒游泳，聽憑癡鴛裝腔做勢，並不覷一正眼兒。齊韻叟料急切不能挽回，姑命瑤官獨唱一套《迎像》。瑤官自點鼓板，央蘇冠香為之吹笛。席間要緊聽曲，不復關心。

朱藹人自煙榻下來，順便慫恿翠芬同去喫酒。翠芬苦苦告道：「有點勿舒齊，喫勿落呀！」藹人祇得走開。尹癡鴛沒奈何，遂去挨坐翠芬身邊，另換一副默板面孔，正正經經，親親密密的，特地叫聲「翠芬」，道：「耐勿舒齊末，臺面浪去稍微坐一歇，酒剗勿喫也無啥。耐勿去，就是我末曉得耐為仔勿舒齊，俚哋定歸說耐是喫醋，耐自家想想看？」

翠芬見癡鴛原是先時相待樣子，氣已消了幾分。及聽斯言，扶出真病，心中自是首肯。但一時翻不轉面皮，垂頭不語。癡鴛探微察隱，乘間要攙翠芬的手。翠芬奪手嗔道：「走開點哩，討厭得來！」癡鴛央及道：「價末耐一淘去阿好？」翠芬道：「耐去末哉哋，要我去做啥？」癡鴛道：「耐去坐仔歇。原到該搭來末哉。」翠芬道：「耐先去。」癡鴛恐催促太迫，轉致拂逆，遂再三叮囑翠芬就來，先自歸席。

瑤官的《迎像》正唱到抑揚頓挫之際，席間竦然聽之。癡鴛略為消停，即丟個眼色與林素芬。素芬復招手叫翠芬。翠芬便趁勢趑趨而前，問：「阿姐啥嘍？」素芬向高椅努嘴示意，癡鴛也欠身相讓。翠芬卻將高椅拉開些，仍斜簽身子和瑤官對坐。

癡鴛等瑤官唱完，暗將韻叟本要合唱之意附耳告訴翠芬。翠芬道：「《迎像》倪勿會個哋。」癡鴛又將韻叟曾經聽得之說，附耳告訴翠芬。翠芬道：「勿曾全哩呀。」癡鴛連碰兩個頂子，並不介意，祇切切求告翠芬喫杯熱酒潤潤喉嚨，揀拿手的唱一隻。翠芬不忍再拗，裝做不聽見，故意想出些話頭問瑤官，瑤官不得不答。癡鴛手取酒壺，篩滿一雞缸杯，送到翠芬嘴邊。翠芬秋氣大聲道：「放來浪哩！」癡鴛慌的縮手，放在桌上。翠芬祇顧和瑤官搭訕問答，刺斜裏抄過手去，取那杯酒一口呷乾，丟下杯子，用手帕揩揩嘴。瑤官問翠芬：「阿唱？」翠芬點點頭。於是瑤官吹笛，翠芬續唱半出《哭像》。席間自然稱讚一番，然後用飯撤席。

那時將近三點鐘，眾人不等齊韻叟回房歇午，陸續趑出拜月房櫳，三三兩兩，四散園中，各適其適去了。林翠芬趕人不見，拉了瑤官先行。轉出山坡，抄西向北，一直望梨花院落行來。祇見院門大開，院中樹蔭森森，幾隻燕子飛出飛進，兩邊廂房恰有先生在內教一班初學曲子的女孩兒。瑤官徑引翠芬上樓，到了自己臥房裏。間壁琪官聽見，也趑過來，見翠芬臉上粉黛闌珊，就道：「耐要捕捕面哉呀，陸裏去噪得實概樣式？」瑤官笑道：「勿是個噪，為仔喫醋。」翠芬怒道：「倪倒勿懂啥個叫喫醋，耐說說看！」

瑤官不辨，代喊個老婆子舀盆面水，親去移過鏡臺。翠芬坐下，重整新妝。琪官還待盤問，翠芬道：「耐問俚做啥嘍？俚乃是聽俚哋來浪說喫醋，難末算學仔個乖哉。阿曉得喫醋是啥事體？」

瑤官背地向琪官擠擠眼，搖搖頭，琪官便不做聲。不提防被翠芬在鏡中看得分明，且不提破，急急的掠鬢勻臉，撒手就走。將及房門，復回身說道：「我去哉，難兩家頭去說我末哉！」

琪官、瑤官趕緊追上攀留，翠芬竟已拔步飛奔，「登登」下樓。出了梨花院落，一路自思何處去好，從白牆根下繞至三叉石子路口，抬頭望去，遙見志正堂臺階上站立一人，背叉著手，形狀似乎張壽。翠芬逆料姐夫、阿姐必在那裏，不如趕去消遣片時再說。

第四十五回終。